

92岁江曾培坚持创作推出新书 写作是我的养老法宝

“经常写作,确实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好方法。总之,老人的脑子不能空,也不能一天到晚想乌七八糟的东西……要讲起苦来每个人都有,但不要陷入灰暗烦躁。”92岁出版家、作家江曾培最新杂文集《九十乱弹》由学林出版社出版,日前在沪举办的新书首发座谈会现场,他一口乡音,思维敏捷,道出自己的养老法宝——写作与思考。

《九十乱弹》收录了江曾培160余篇散文随笔,分“老与幼”“人与人”“大与小”“读与游”“诗与美”“官与民”“商与学”七大主题,涵盖生活所见、社会时事、文艺作品、旅游见闻等,为其年过九十后编撰的散文收官之作。评论界认为,面对众生百态,作者结合自身生命体验进行评点分析,以文化人写文化事,也能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切,是“学者型散文随笔的典范”。

年逾鲐背仍“乱弹”

“有时嬉笑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以至感应的神经日益衰退,少了杂文写作所需要的敏锐。但我坚持‘我思故我在’,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不会放弃思考,一旦感悟,仍会奋笔疾书,‘乱弹’一下。”年逾鲐背,江曾培明显感到体力、智力、记忆力、敏感度下降,但依然笔耕不辍,他喜欢“乱弹”两个字——“乱弹就是自谈,写得比较零碎,不是系统的学术作品。再者,乱弹也是浙江台州的地方戏,算非遗,受群众喜爱,有艺术价值。”

江曾培年轻时当过记者、编辑,后成为出版社掌舵者,长达数十年出版生涯中策划推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图书,比如“当代文坛大家文库”“小说界文库”“文艺探索书系”等大型丛书,《重放的鲜花》《思辨随笔》《汽车城》等畅销书,为中国当代文学出版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学者和文艺批评家,他曾推出文集《文品与人品:一个总编辑的读人笔记》《鸿爪展痕——我与出版》等。

“乱弹不乱,乱中有整;小文不小,小中有大。”评论家毛时安评价,江老的杂文虽短,但层次丰富,曲径通幽,成为多元时代里对每个人的温婉提醒。

笔耕不辍见万象

“江老92岁出版了45本书,退休以后仍情系天下,笔耕不辍。做出版,不只是纯粹的编书,也有责任拿起笔参与文化建设。”资深出版人祝君波感慨,出版人“编创合一”是从近代开始老一代出版家的优良传统,从笔力照见时代万象,值得当下出版界年轻人学习。

比如,书中写到“加强美学美育修养离不开真善美”——“朱光潜比喻说,面对一棵古松,木商认为它值钱在木料,这是实用的态度,可谓善;植物学家则要分析它的习性,这是求真的态度,是为真;而画家则最为欣赏它苍翠挺拔的树姿,这是审美的态度,是为美。真善美三者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

“江老用辛勤的笔触和智慧的思想,



展示了一个出版人的尊严。”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长赵书雷从书中读到前辈孜孜不倦的求索,对生命和人生的思辨,当思想和精神留在文字里,人的生命就脱离了时间,获得长久的意义。

“江老比很多年轻人更早用电脑写作,多年来在线在场。所谓乱弹,弹奏出的是文化和思想的旋律,是洞察现实、关切人生的主题。”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总编辑陈鸣华认为,《九十乱弹》写人生,写出版,写事业,也写经营,带来不少启发。

“我没胆了,20多年前就把胆伤掉了,因为胆结石;十多年前前开刀,把我一个肾拿掉了……”在众人“百岁再弹”的祝福声中,江曾培道出写作、思考之外的又一养生之道——运动。他从40岁开始打太极拳,每天早上20分钟,过去到公园里打,现在在家里打,雷打不动;还有三件宝——梳头、锤关节、握力器。“人如果完全不动的话,恐怕是不行的,要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保持‘动起来’的状态。”他说。

许畅



86岁陈燮阳执棒,“上海之春”奏响叶小纲作品 老友携手用音符续写“春天的故事”

“叶小纲的作品指挥起来——难!”86岁指挥家陈燮阳如是感叹。作为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以下简称“上海之春”)的主体演出项目之一,由陈燮阳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以下简称上交)日前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带来《叶小纲作品专场音乐会》。1998年,叶小纲出任上交驻团作曲家。次年,陈燮阳带领上交在“上海之春”舞台献演了叶小纲所作组曲《深圳故事》。“时隔26年,两位老友与上交在‘上海之春’再度携手,用音符续写‘春天的故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感叹。

此次《叶小纲作品专场音乐会》呈现的三首作品风格迥异,带领观众登川渝,观岭南,享京韵。《峨眉》展现四川峨眉神韵,《广东音乐组曲》体现岭南民间风情,由上交委约的交响组曲《咏别》融入了包括京剧在内的大量中国戏曲元素。“我今年70岁了。经过几十年的创作探索,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体现技术难度,同时也要让大家喜闻乐见,听起来很有中国味儿,不辜负花钱买票的广大音乐爱好者。”“比如《峨眉》既是一部很现代的作品,有的旋律也很‘奶油’(上海话),”小时候在上海生活过的叶小纲蹦出了口音标准的上海词语——“奶油”在这里的语境中,意为精致、悦耳的声音。

“我对儿时上海弄堂里的声音记得特别清楚,也曾给不少上海出品的影视作品谱曲,呈现了具有上海风情的旋律。”叶小纲坦言,回到“上海之春”看上交诠释自己的作品,就像回家一样。

与上海的不解之缘,烙印在脑海里的音乐元素成为曲库中的灵感

叶小纲是中国当代最具国际

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其音乐创作以深邃的东方意蕴与宏大的现代叙事交融而著称。他的代表作品涵盖了交响乐、室内乐、歌剧、舞剧、影视音乐等众多体裁。艺术之外,他也凭借深厚的文学功底与广博的人生阅历“闯入文坛”,第一部文集《素手烹茶》出版之后大获好评。

叶小纲和上海这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父亲叶纯之虽是广东人,却在上海接受小学、中学教育,曾在南洋中学等学校学习。而上海童谣、江南评弹等音乐元素,也烙印进了叶小纲的脑海里,成为他音乐曲库中的灵感。从1995年郑小瑛执棒上交演绎交响乐《地平线》,到交响组曲《敦煌》为第34届“上海之春”揭幕,再到《咏别》,30年间,上交陆续上演了叶小纲的16部作品,可见缘分之深。2021年,叶小纲的作品《大地之歌》还被收录于上交全球发行的同名德意志留声机(以下简称DG)唱片中,与马勒名作《大地之歌》并置,以一东一西的文化背景,一古一新的时代视角同写唐诗文髓,也让中文唱词首次出现在DG唱片之中,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典范。

《叶小纲作品专场音乐会》是本届“上海之春”的重要演出之一。此前叶小纲数次与上交讨论音乐会曲目策划,并向乐团捐赠了数套总谱,其中包括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临安七部》《岭南四首》《悲欣之歌》《西藏之光》《地平线》《青芒果香》《十二月菊花》《最后的乐园》《拉姆拉措》等。

为人民群众创作,平衡学术性与通俗性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音乐创作尤其是室内乐创作,其



复杂度、与传统文化和非遗的结合度、与国外先进技术的结合度等方面,都有很多探索 and 进步,唯独在拥抱‘通俗’的路上还有待提升。”叶小纲直言,中国的作曲家应该为人民大众而创作,而非作曲给自己听。“我们仔细听那些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比如《黄河钢琴协奏曲》一响起就能激荡起中国人的热血,而斯塔塔那《我的祖国》一出来也能让捷克人的心潮澎湃……我们应该为新时代多创作一些真正能为之自豪的作品。”

此次在“上海之春”上演的三部作品,就体现了叶小纲对作品学术性和通俗性的平衡。比如《峨眉》是专门为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家陆威和打击乐演奏家胡胜男这对乐坛伉俪量身创作,作品以四川当地景色、人文历史、佛教音乐为灵感,既有巍峨渺远的峨眉神韵,也不乏悦耳旋律。《广东音乐组曲》以《旱天雷》等作为基本素材,运用西方管弦乐队编制配器重新构筑,保留岭南民间音乐特色的同时,给予人们耳目一新的听感。而交响组曲《咏别》,则是叶小纲根据自己的同名四幕歌剧改编而成。

“歌剧《咏·别》由上交委约并于上海首演,交响组曲《咏别》同样由上交委约,我十分钟情于自己的这首作品。”叶小纲说。

“当年四幕歌剧《咏·别》在上海首演时,我们团里的司机听完,甚至能哼出作品里面的旋律。”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说,“这不就证明了这部作品的成功?”

姜方 孙彦扬

我国“电视评书第一人”田连元把传统评书艺术传播至国外 七十载艺术人生比评书更精彩

对于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守在电视前等候田连元说的《杨家将》,是难忘的集体记忆。这位穿着中山装或西装亮相的说书人,让古典名著中的一个个经典人物栩栩如生,一个个传奇故事历久弥新。而田连元本人的艺术人生也正如一部精彩传奇,起伏跌宕、韵味悠长。

从小学都没毕业的辍学少年,到电视评书第一人,首位站在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外大学讲台上传授中国评书艺术的曲艺家……今年迎来从艺七十载的田老,曾用几个称号概括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一个是长春赤子,我生在长春;二是津沽少年,我在天津那边学艺,从8岁待到了20岁;第三个是辽东山人,因为工作在辽宁本溪;最后一个是京师闲客,现在闲住在北京。”

初春的暖阳中,听田老细说七十载艺海沉浮,讲述“说书人的天命”。

“脑梗没影响我的语言和思维”

田连元穿着满身福字的红色背心,满脸笑容,精神矍铄。年过八旬的他,脑梗4年,走路有些不便,但思维清晰,表达流畅,语言幽默,目光有神。他笑称:“老天爷算是照顾我,脑梗没影响我的语言和思维,大概看我是说书的,给我留着饭碗。”

“杨柳青是我当年习武的地方,我们这派系的弹腿功夫,门户传承两千多年了,霍元甲也是我们门派的。”田连元说,除了习武练功,田连元当年还跟着戏曲演员进行形体训练,从小就练下叉、踢腿。这些功夫不仅强身健体,也为他的说书表演增添了丰富的肢体语言,令其在刻画人物和描述故事时更加惟妙惟肖。

正是因独特的成长经历和思维意识,使田连元能以现代观念重构传统文本,将戏曲身段、武术功底与文史考据熔于一炉,提出“立体评书”理念;同时还能突破传统评书“半身艺术”的桎梏,从江湖书场到荧屏革新,成为中国“电视评书第一人”,对此他笑道:“我是头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成长“杂货铺式”的日积月累

田连元1941年出生于长春一个曲艺世家,说书是他家传承三辈的技艺,祖父说沧州木板,父亲说西河大鼓。田连元从小受家庭熏陶,五六岁就学过小段。真正走上说书道路,是在他天津辍学之后。“因父亲有病,我小学只上了五年,就辍学就业,说书是我唯一能选择的职业,想不说都不行。”回首往事,田连元感慨万千。

虽然过早告别校园生活,成为田连元终生遗憾,但他从未放弃学习,反而通过博览群书,大量摄取知识。他向同学借课本自学,还经常去书摊租书看,在“旧书摊学院”啃完《三国》《水

浒》《白话聊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中外名著,还自学初中至大学文史哲课程。这种“杂货铺式”的日积月累,成为其“评古论今”说书的根基。

田连元的说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17岁第一次登台,台下观众纷纷离场,令他萌生退意。但生活所迫和父亲的鼓励,又将他推回书场。在辗转天津杨柳青、山东济南等地演出的过程中,他苦练技艺,逐渐崭露头角。说书老艺人“将来能成角”的肯定,更是给了他极大鼓舞。

后来,田连元被辽宁本溪曲艺团选中,但并没有安排他说书,而是弹三弦伴奏,直到毛遂自荐,才凭借“大隋唐”赢得了说书的机会。1965年,他创作的短篇新评书《追车回电》成为辽宁省曲艺汇演优秀节目,并且引起了辽宁电视台的注意,为其录制了田连元第一篇长篇评书《欧阳海之歌》。

好不容易要火了,田连元又遭遇了上山下乡、嗓子失声等种种坎坷经历……最终他得以重返舞台,也迎来了人生新的转折点。

脱下大褂的“电视评书第一人”

上世纪80年代,电视尚属稀缺媒介,辽宁电视台台长突发奇想,要将评书搬上电视荧屏。田连元被选中,成为“电视评书”的第一人。

在选择书目时,田连元首先挑中了深受听众喜爱的《杨家将》。在演出服装上,他大胆创新,摒弃了传统评书人穿大褂的形象,成为首个以中山装、西装亮相的说书人。“我觉得说书不一定非得穿大褂,评书活在当下,服装也该活在当下,应该根据内容来选择服装。”这种革新曾引发曲艺界前辈的质疑,因此田连元在说《施公案》时穿上了大褂。但在说《水浒传》时,他又换回了短打装扮配合动作戏,生龙活虎演绎武松打虎。

“评书的灵魂在于评”带着思考说评书

“评书评书,要有评有书。”田连元提出“评书的灵魂在评”,而他的评书能够给人留下难忘印象,一方面在于说得精彩生动,另一方面正在于评得深刻有趣。

在说《水浒传》时,对于林冲这个人物,他觉得原著中的结局不太合理。“林冲被逼上梁山后,宋江招安时他又跟着下山征战,这不符合他的人物性格。我认为林冲在知道宋江招安成为现实后,应该整天酗酒,最后醉死在坟墓的坟前。”田连元的这些独特见解,既有深度内涵又有现代意识,让人物更加立体丰满,也使评书升华。

田连元晚年致力于研究中国评书表演理论,他考证出明代说书家柳敬



亭之师莫后光提出的“表演三境论”,又研究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验派”与布莱希特“间离法”等西方表演艺术理论,认为中国早于西方三百年就已有了表演理论雏形,但需要有人深度挖掘。“我认为曲艺不同于斯坦尼,不同于布莱希特,也不同于中国戏曲,曲艺有自己的独特表演理论。”

如今,年过八旬的他仍笔耕不辍,书桌上摆着厚厚的稿箱,封面写着“营造想象的表演艺术体系是曲艺的表演理论”。他说:“曲艺是营造想象的表演艺术。像评书演员,一人一扇一醒木,千军万马心中生,在有限时空之内创造出无限的故事,这就是营造想象的创造结果。”

面对时代变化和其他娱乐形式冲击,田连元以开放姿态拥抱变革,支持动漫评书、手机听书,但在收徒上却有严格标准,他有十来个徒弟,“只有对评书艺术有感悟、有体会、有升华,才能对这门艺术有新的发现和体验。”

与老伴伉俪情深 一场意外参悟生死

2014年的沈阳街头,一场因他人酒驾驾车而导致的惨烈车祸,让田连元经历了生死劫难,坐在副驾驶的他因颈椎爆裂性骨折昏迷,而驾驶座上的小儿子田昱则失去了生命。痛失爱子的巨大痛苦,曾让田连元万念俱灰,但在家人的精心照料和爱妻的陪伴下,他重燃对生活的热爱。

当年在本溪曲艺团初遇时,爱妻刘彩琴已是西河大鼓名角、团里的台柱子;比她小5岁的田连元被安排为她弹弦伴奏。年龄和地位的差异,外界和家庭的反对,没能阻挡两个因艺术结缘的年轻人心中的爱意,他们在订婚照上写下“患难与共”,一起携手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如今,90岁高龄的刘彩琴,仍每日照料田连元起居;而田连元每年必为妻子精心准备生日礼物。走过了金婚,走过了钻石婚,二老每天仍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的谈话内容大多是讨论艺术,共同践行“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保持着对时代的敏锐感知,也让后辈从他们身上不断获得生命和艺术的能量。

王润



姜昆携新作再登电视舞台 75岁相声老将步履不停送欢笑

样的作品证明:扎根生活的相声从未离场,如同“带刺的花朵”,既有锋芒,又能绽放艺术的美感。

姜昆坦言,年龄大了,体力精力不如从前,但对于创作,他仍心有不甘:“翻跟头是翻不动了,但脑子不能老。对艺术的高度、表演的认识,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理性,这方面我还是挺有信心的。”

谈传承 “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

1950年生于北京的姜昆,从小酷爱艺术。接触到与其相伴一生的相声后,他和师胜杰一起表演创作,被马季一眼看中,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在侯宝林、马季、李文华、唐杰忠等前辈艺术家的指导和带领下,姜昆逐渐形成了别具个人特色的相声风格。

从1983年担任首届央视春晚节目主持人并表演节目,到72岁时第22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姜昆的相声成为很多人的快乐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凭借《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等一系列新颖的作品,开创“新相声”风潮。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姜昆从老一辈身上学到的不仅是如何翻抖包袱、创作的要领、表演的技巧、上台的台缘,“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整个相声事业的责任心,他们在文化上的自尊和自信,传给了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会忘。”

1983年,侯宝林作为首届央视春晚第一个上台发言的嘉宾,在介绍主持人马季和姜昆时,特别告诉大家:“这两个人,马季是我的徒弟,姜昆是马季的徒弟。”姜昆说:“他把我们的师承关系,在这样一个大的舞台上,告诉所有人,我们相声艺术一代传一代,这是一种传承,是一种接力。”

马季同样怀着巨大的责任心,四处挖掘人才,几乎把当时所有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尖子演员,都招进了说唱团。姜昆说:“他们这些前辈,从不嫌弃后辈,总是带着

年轻人一起进步。后来我也是学着他们的样子,去发现和培养年轻人。”

“我特愿意跟年轻人一起创作和演出,想向他们多学点东西。”如今的姜昆,仍满怀热情地从年轻人那里了解“网言网语”,还尝试把Rap说唱融入相声创作,也用自己的经验提醒年轻演员“分寸”与“尺度”的重要性……“相声界流传着一句老话,叫‘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姜昆说,“老一辈给我们的,都是潜移默化中‘熏’出来的,我们也希望让下一代继续学到。”

谈出海 “笑声是最好的跨文化桥梁”

在曲艺出海方面,姜昆也是先行者。

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同事透露,姜昆经常早上六点多就起来学英语。在欧美国家演出,他用一句“我叫姜昆,姜昆就是JK——It means just kidding”,就拉近了与外国观众间的距离。在日本演出时,他和搭档戴志诚临时创作,将自己会的日语改编成相声段子。“这些都要长期积累,对外交流不是只靠自己的东西给别人看就行。从事语言艺术,你不能只会逗个乐而已。”姜昆说。

在他看来,文化自信首先要有文化自信,要尊重和继承好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珍宝。“像游戏《黑神话:悟空》、电影《哪吒》系列的火爆出圈,都让人拍手叫好。在对外交流方面,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文化名片是一门学问,需要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我们还得花心思好好研究。”姜昆说,“笑声是最好的跨文化桥梁,我希望把中国的欢笑撒向世界,把世界的欢乐引进中国。”

“对同道心存平实,于艺术怀抱忠诚。”这位七旬老将,依然坚定地走在带给观众欢乐的相声之路上。

王润